

德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

順帝朝

因旱策問何由

周舉

出本傳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兩又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云云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寢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群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其對勿有所諱舉對云云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

東漢文選 卷之十二
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間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

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寃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對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

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
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

顯親殿災異對

周舉

本傳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音
舉對云云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
竝起如舉所陳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
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夫察人準今方古誠可
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
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
時禽討

因災薦樊英等

黃瓊

本傳時連有災異瓊上疏
云云於其詔公車徵瓊等

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

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
府河各書

也文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

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

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并薦光祿

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會稽賀純廣漢陽原未蒙御

省伏見處士已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

人之志論語注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大旱陳政事闕失

黃瓊

本傳三年大旱夏復上疏云云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

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度者十
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六雨今亦宜
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
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
政化使陳得失

乞行籍田之禮

黃瓊

本傳自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云云帝從之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

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
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臣聞先王制典籍由有日
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
饗醴載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
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勸勉

子黃瓊書

李固

瓊傳未建中公車微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乃以書逆遺之云云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懷谷擬跡巢由斯則知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燒燒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汙陽春之曲和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儒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一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災異對策

李固

出本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云云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僕射黃瓊救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大主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寶有山川王

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
 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
 雖煩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
 母因造妖孽棄權放恣改亂嫡嗣時順帝為太子今宋
 阿母宋娥也雖有大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裂土開國實
 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金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
 位尊顯專總權柄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為椒
 房禮所不臣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
 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
 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
 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隸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
 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可為設常禁令陛
 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夫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
 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

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正枝
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
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
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
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予梁商書

李固

本傳商以后父輔政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因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云云商不能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元貶無駭以閉利門隱二夫

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夫道無親可為祗畏近者月食

既於端門之側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

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

天地之心福謙忘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

有休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

高唐虞持諸侯至禹去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

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

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篤樊英黃瓊等

李固

本傳上疏陳事云云是日有詔徵用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三孫圍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天之位是以嚴穴幽入彈冠振衣樂欲為用聞厚純等以病免歸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宜徵還以副群望瓊

瓊議即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止宜在常伯侍中杜喬學際行直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飛章虛誣固罪

梁冀等

固傳時太后委任宰相固多所匡正輒從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除宦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其作飛章云云太后不聽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纂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為廷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

東漢文選 卷之十二
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
臨牒呈試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
姿曾無慘怛傷粹之心合輔之位實和陰陽施機不平
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川數
郡千里蕭條北人傷損而詆訛无主苟肆狂狷存無待
爭之忠設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
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與梁冀書議立

李固

出本傳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鸕帝崩
固與冀書云云固等皆以為清河主紇宜立為嗣夫

是蠶吾侯志嘗取冀妹冀竟立蠶吾侯是為桓帝
因誣固遂誅之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

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色順帝崩
紇冲帝立

一年崩質帝
立一年崩今當立席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

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

先帝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

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誠是將軍用情之日

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音昌邑王昏亂日

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

東漢文選 卷之十一
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虞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
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又曰宜擇長年高明有德
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戒鄧閻之
刺幼弱鄧太后立安帝時十餘歲其年壽

乞自效擊羌

皇甫規

本傳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征西將軍馬
賢將諸郡擊之不克後羌大合攻燒隴西規
乃上疏求乞自效
云云帝不能用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困邊將失於緩御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
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
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
旅之聲首蒙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
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
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
便臣亦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
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
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對策論冀等

皇甫規

本傳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
對策云云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

東漢文鑑
卷之十二
十一
託疾
免歸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三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
偽威分近習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如
歸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
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旱魃為虐太賊從橫流血
川野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不疑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
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廩荼無益之飾夫君者舟
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
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
不慎乎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亦
宜貶斥以懲不軌又在位素餐尚書忌職有司依違莫
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終

東漢文鑑卷之十三

桓帝朝

梁冀封爵議

黃瓊

出瓊傳元嘉元年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依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太中大夫邊韶等咸補異動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云去朝廷從之異意以為根求興元年轉太尉冀前後所託群臣一無所用明年冀被誅以不阿梁氏封為郡鄉侯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晉周

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太啓土宇開地
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
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與國比是聖戶增封以顯其功
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
必當功爵不越德

論梁冀宦官

黃瓊

本傳永興二年梁冀既誅瓊首君公位舉奏
素行貪汙至死流者十餘人海內翕然望之
尋而五侯擅權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
稱疾不起七年病篤上疏云云其年卒五侯
謂左結
徐璜等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目特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臨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
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
制降德流作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批政日亂遂使奸
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
為力終至顛蹶漢祚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
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

於亂離興復洪祚開建中興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
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
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鄉
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
其室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賢之主故太尉李固橋忠
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墮歿為報而坐才陳國
議遂見殘誠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救積薪之蔽弘農
杜眾懼雲以忠獲罪陳理乞同日而死雲既不辜眾又

并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見冀將
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加審別復
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金玉
於沙礫音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論封梁冀常侍等

杜喬

本傳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
以無功竝封喬上書諫云云帝不省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
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
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
一門宦者微孽竝帶無功之紱也裂勞臣之士其為乖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資利也班爵位而物無勸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外戚箴

崔琦

本傳琦以文章稱梁冀諸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亂云云

赫赫外戚筆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舜妃娥皇女英堯之女也

周興三母太姜太王之妃太妊王季之妃太文王之妃有莘崇湯湯娶有莘氏女伊尹

為之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末巷齊

桓好樂衛姬不音衛姬不聽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

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頽虧貫魚不叙九御

差池謂宮人如貫魚之有叙不偏愛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姬也惟

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利

至親竝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番幽王

黨也用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詩人是刺德用不憚大暴辛惑婦拒諫自孤紂名辛惑

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劊殺王子比干

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

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

先笑後號卒以孳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桀

有苑褒妙斃周

幽王嬖褒姒為大戎殺

妲已亡殷趙靈沙丘

王得吳姓

愛而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向

戚姬人承呂宗以敗

戚姬為呂后所殺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

霍欲鴆子

身乃罹廢

霍光之女欲毒太子被廢也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

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覆道者

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崇厚論

朱穆

本傳時為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云云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在

未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

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

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

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移也禮法興

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

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

不崇大則覆情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傳人不敦死

則道數不遠數猶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

原壤之母死孔子楚嚴不刃章於絕纓說楚莊王賜群

子助之沐樽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

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群臣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

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

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誡其兄子曰

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

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儒行

之漢庭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察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籍陋之子儒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

過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然而時俗或異

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廉折其長貶

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補乎凡此之類豈徒

非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

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

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

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接貧貞士孤而不

恤賢者老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蚡武帝

弟為大尉韓安國坐法失官以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

五百金遺蚡即召為北地都尉言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无后姊妹子封定夫以韓

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

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

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搜公出當車以願擊闕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

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為大夫，嬖人正室士於
 適室。韓子曰：文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年而問之。
 曰：不能進，遂伯玉而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
 退，休子瑕以死諫也。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
 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
 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
 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
 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
 韓稜之抗正，貴邢張之弘俗。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
 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
 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薄也。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 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乞常侍罷用宦官

朱穆

本傳穆君家數年徵拜尚書穆深疾宦官及在臺閣志欲除之乃上疏云云帝不納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

冠前附以金蟬也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

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
 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臣以為可悉罷省

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

蒙被聖化矣

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傳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絕交論

朱穆

本傳注云

子絕存聞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無私游之交

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贖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曰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東漢文選 卷之十三
獲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
遭母憂乎親解纓經來入豐寺及我為持書御史足
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
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
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詩曰北
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
則泥伏鬻餐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
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未從此訣各
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正交論

蔡邕

出朱獲傳論注邕以為獲真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已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獲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
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
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
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

賤不待天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尊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惡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而神農之嘉穀與稷竝為菜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治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上書救朱穆

劉陶等

出穆傳時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葬父潛為瑣璫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云云乃救之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
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讟煩與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屬將作掌當
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撻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於季孫呼噲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充然
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
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
繫趾黥謂鑿額涅墨也代穆校作

論威柄下穆

劉陶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

本傳桓帝時梁冀專朝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云云書奏不省

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

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當天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

車之聲伊尹相湯伐桀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也天災不有痛於飢膚震

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

祖之起始自布衣捨暴秦之敝追亡周之亂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

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

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
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
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震異議物賦土蒸
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夫
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
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左傳窀穸也安夜也厚夜猶長夜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
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當嘉言結於忠舌國命
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之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皆咸陽
令閭樂謀殺胡亥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

敗同執願陛下遠覽亡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
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
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皆獲正清平貞高絕
俗稷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推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
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
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
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銷
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改鑄大錢議

劄陶

本傳帝議者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議云云帝竟不鑄大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與我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彖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廼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雨金玉

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異義之絕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難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敷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
之禁後治鑄之議鑿刻也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
憂暇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近聽征夫飢勞之聲
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
過時未適人當據公之
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哭傍人開之心莫不凄慘者
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
室女曰嗟呼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見白駒
之意弄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
衆而無所食群小竝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
吞肌及骨竝噬無狀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
鼎絰織枯之末謂大鼎也絰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
出涕者也

因風變諫微行

揚秉

本傳帝微行私幸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秉因上疏諫云云帝不納胤與子也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是
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
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靜室謂先
使清宮也自非

郊廟之事則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祖宮易曰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齊莊公如
佳行家為

所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侍衛守空宮統璽委文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
曰章代郡太守任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
豈子坐謀反誅備納言尚書也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
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論倖臣鄧萬

爰延

出本傳時太中今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云云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夫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
靜以禮則皇長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

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昔宋閔公與
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六災武帝與僖
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對重賜情欲無厭卒使延年
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
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
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王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
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
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夕見夫以光武之聖

德嚴光之高賢尚降此變凡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蔽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乞選沿邊牧守

陳龜

本傳會羌故寇邊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臨行上疏云云帝乃更選幽拜刺史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辜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鈔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求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按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上

懃聖朝下懼素餐

素空也無功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

西州邊鄙土地瘠瘠

瘠音角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

寡耕稼之利文之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

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即有屯屯兵者反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

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

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吏空闕

更謂卒更

也錢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危陛下以百姓為子品

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晏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

親捨其子以禫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

古公杖策其民伍倍

古公亶父太王也杖策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從者如歸市一年成

邑二年成都三年伍倍其初也

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

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文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

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

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前凉州刺

史祝良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正未踰時功效

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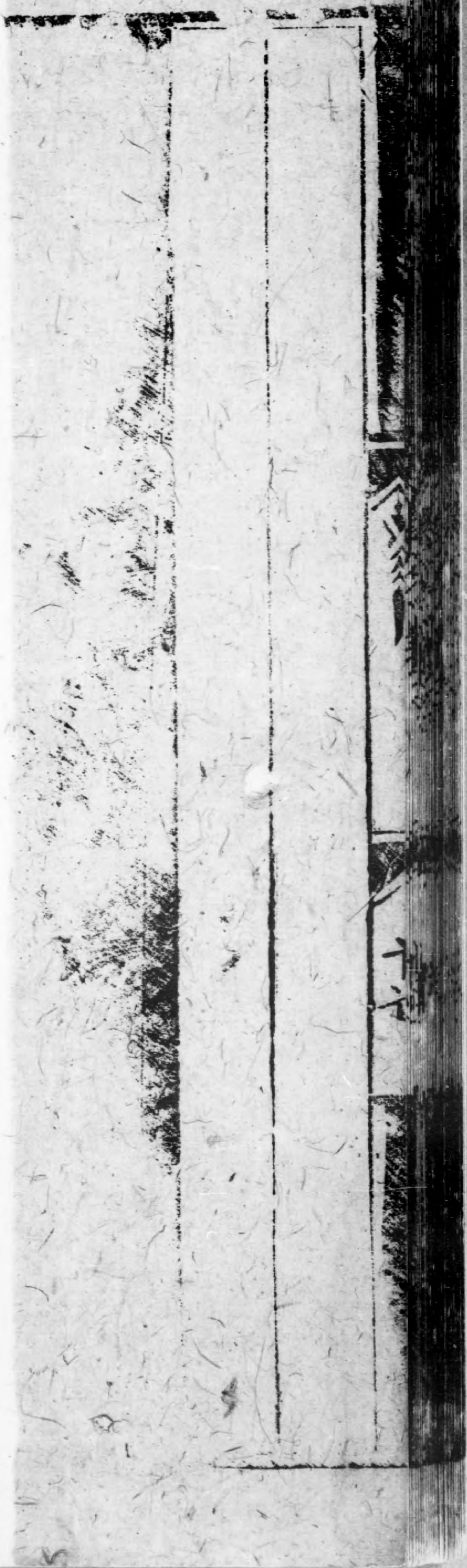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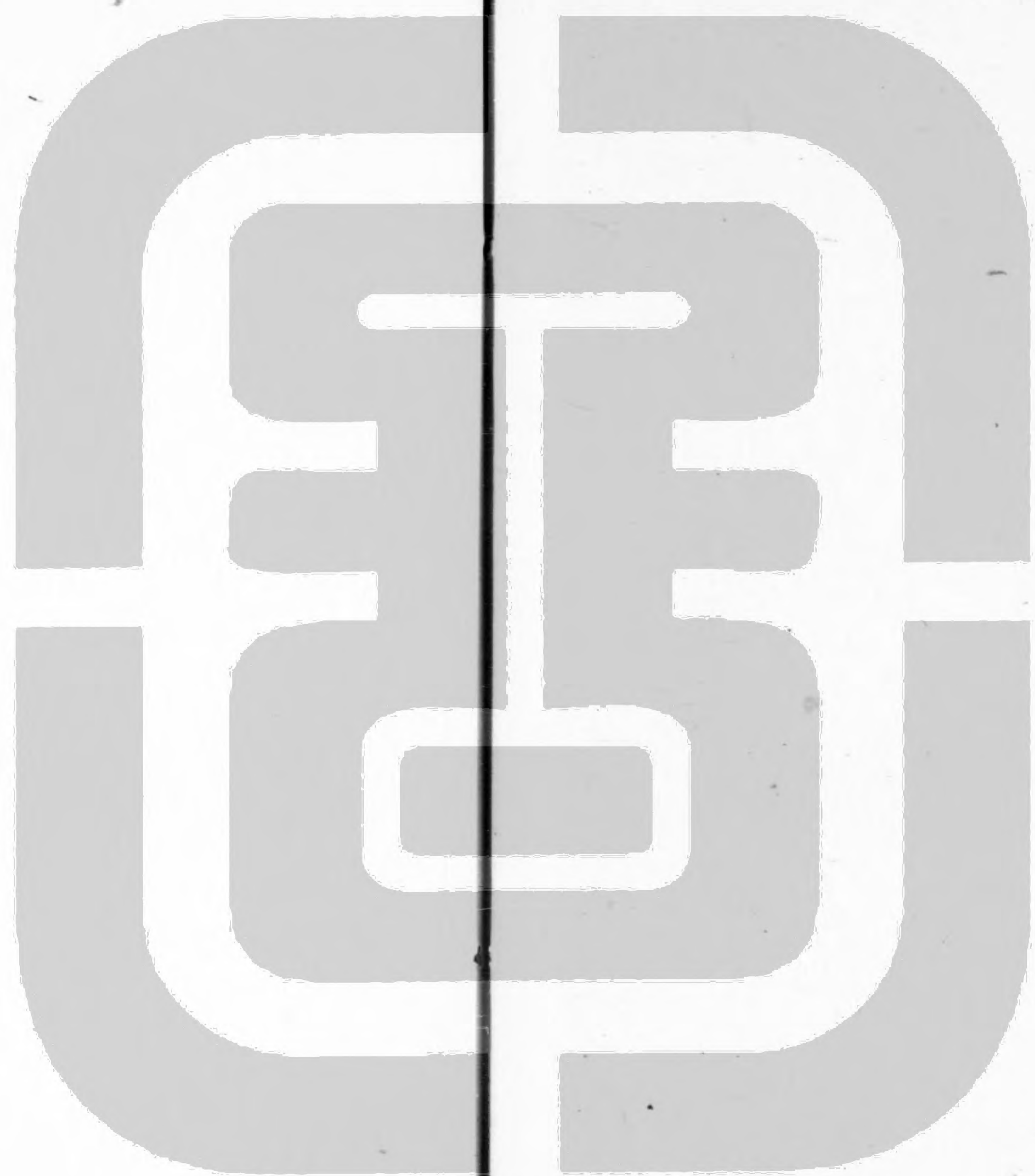
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

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吏始則善更知奉

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

望之患矣

東漢文鑑卷之十三終



德